

民间历史文献示例

论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信仰的形成与祭祀仪式

The Formation of Belief and Rituals of Perak Paloh Da Bo Gong Temple

黄义斌*

(Nicholas WONG Yi Bin)

摘要

庙宇，可谓是19世纪华南移民所带来最早立足本土的文化根苗，这些根苗随着华人的定居而落地生根，并衍生蔓延，茁壮成长。由于华人先贤远洋航行来到新环境，期间所经历的艰辛万苦，让他们意识到生命之渺小，因此他们将信仰寄托于神灵身上，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以达到心灵的慰藉。而早期的庙宇，除了是当地民众寄托信仰、寻求庇佑之地，也同时具备着强大的社区功能，如马六甲的青云亭在早期是具有对华侨内部的事务、纷争，进行裁判、调停的功能，功能之大仿如当地华侨的民间法庭。但无奈于时代变迁，庙宇早期的功能已逐渐被民间政党或华团所替代，其对于华人文化以及华社的推动及贡献已逐渐被人遗忘，仅留下民间信仰一块。因此本文将以坝罗大伯公古庙为例，探讨其在怡保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区功能，坝罗大伯公古庙在怡保市民的眼里所扮演的角色及古庙对当地人影响与贡献。尤其是在战前的贡献，坝罗大伯公古庙除了是当地一间香火不断的庙宇之外，在当时也充当着医馆、聚集地等等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点，笔者也会着墨于古庙中的神灵与祭祀仪式的作用性，从生理乃至心理层面进行全面探讨，尝试整理现有的历史资料以及各式各样关于此庙的资料，还原其完整面貌。

关键词：坝罗大伯公古庙、神明信仰与社区功能

Abstract

Chinese temples may be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cultural root of the Chinese in Malaya. The migrant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sought solace in their gods. Temples initially serv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and also fulfill various community functions. However, these functions were gradually assumed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various 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temples became confined to playing their role merely as places of worship.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unt the multiple roles played by temples by means of a case study of Paloh Da Bo Gong temple in Ipoh. Apart from serving as a place of worship, it also serves as a community centre and a dispensary of the local people. The various deities worshipped and religious rituals will be

* 黄义斌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电邮地址：yibin.wong@newera.edu.my

discuss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from the various materials on the temple that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of its roles and functions may be pieced together.

Keywords: Paloh Da Bo Gong temple,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functions

一、前言

本文的研究范畴是在于以坝罗大伯公古庙的起源与坝罗（现今的怡保）形成的关系，探讨出庙宇与当地人互动的关系。怡保原名坝罗（Paloh），即锡矿场之意。古庙见证了坝罗的发展，尤其是华族南下披荆斩棘的经历有数百年，而古庙至今已有146年的历史，其经历过华人南下的艰苦与抗日的斗争，却依然守护着坝罗的市民们，甚至在振兴华教的道路上也出力不少。坝罗大伯公古庙的信仰，通过年年续续的祭祀活动支撑着坝罗市民艰难苦难的生活。早期华人祖先南来到新环境历经了艰辛万苦，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信仰能慰藉他们疲劳的心灵，信仰也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抵御外敌，他们能在信仰中得到慰藉，以便能继续奋斗下去。

大伯公是马新两地所熟悉的奉祀对象，在本地的信仰体系中经历了长久的流传与发展。大伯公也被称为福德正神，奉祀大伯公的庙宇故此被称为福德祠。大伯公神像的造型是一位右手持拐杖、左手握元宝的员外装扮长者，长期以来都给予人们一种慈悲的形象。大伯公除了被新马华人当作本土化的土地公来膜拜之余，也另有民众将大伯公视为财神来奉祀。

笔者以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出神庙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坝罗大伯公古庙从一个亚答屋逐渐筑成一座庙宇，这证明了香火旺盛，信众越来越多之外，也代表着神庙信仰的重要性以及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华人们在精神寄托上得到了支柱。

在文献方面，霹雳坝罗大伯公古庙并未出版关于坝罗大伯公古庙的书籍或者集刊，因此本文只好从相关碑文、有关系到宗教、仪式以及其他针对神庙进行个案研究的书籍找寻资料。海外学者对华人信仰的研究有张禹东、聂德宁、李天赐以及马书田等等。张禹东的论文研究有〈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文化〉、〈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的研究〉，张禹东的研究视角多以宏观的角度对东南亚区域华人宗教的共同点进行分析。聂德宁的〈新马早期华人民间信仰的社会初探〉对华人民间的历史渊源以及形态做出了很好的总结。李天赐发表的〈紫霄真人成神与谭公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略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清水祖师信仰及其现代价值〉对各自神明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信仰的现象。徐雨村所主编的《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对于宗教信仰在族群迁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做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与总结。马书田所著的《中国民间诸神》对中国民间的神灵们进行了个别的起源说明以及介绍。林国平所著的《闽台民间信仰源流》主要研究福建、台湾两地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作用。

本土学者对华人信仰的研究有吴诗兴、曾衍盛、陈漱石以及周泽南等等。吴诗兴的《传承与延续：福德正神的传说与信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例》的研究视角

主要是围绕在福德正神即大伯公神，以深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方式来探讨信仰的传承和延续。曾衍盛所撰写的论文研究有《马来西亚最古老庙宇——青云亭个案研究》，曾衍盛对青云亭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其在各时期之亭务管理趋向、宗教角色、社会地位及其于传统习俗方面与马六甲华社的互动所在。另外，陈漱石与周泽南发表的《追根——马来西亚庙宇与宗祠巡游》对于马来西亚各个华人庙宇以及宗祠做了简单的介绍以及归纳，让读者更能了解庙宇及宗祠的文化与形式。

二、坝罗大伯公古庙的建立与其社区功能的形成

(一) 坎罗古庙的建立与霹雳怡保的关系

坝罗大伯公古庙（以下简称坎罗古庙）位于霹雳州的首都怡保，建于1872年。早年的怡保并不叫怡保，由于我们华裔先贤南渡来到锡矿场当矿工，所以当年他们将这个山城称之为“坝罗”¹，也就是现今许多人口中的怡保。²据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以下简称潘先生）的口述资料得知，坝罗之称是与当年的锡矿业有关，据知当年锡矿业的采矿工人用箩来“洗锡米”，箩可谓矿工当年赖以生存的工具，因此通俗说要“霸住个箩”才可有生计，久而久之，“霸箩”演变成“坝罗”之称。³而坎罗古庙就设在当年的“坝罗”，即现在的近打河畔地里者街（Treacher Street）政府医务所旁，这里是当年一个著名的渡头，也是我们先贤南渡上岸的地点。

怡保自1890年代崛起后出现多位具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姚德胜（1861-1915，广东平远县人士）、梁碧如（1857-1912，又名梁辉，原籍广东梅县人士）、胡子春（1860-1921）以及梁燊南（1880-1940）等人，他们不但透过建立会馆组织、庙宇和学校等多种管道与方式为当地华人谋取更多的福利，还在华人群体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引领当地华人适应霹雳州英国殖民政府对华人群体实施的各种政策。⁴怡保至今仍保有的“新旧街场”面貌，以及多个华人会馆组织、华文学校与华人庙宇，全是得力于早期该地华人领袖与华人社会的努力。

1872年，为了保佑当地居民及工人的出入平安，著名矿家梁辉一行人从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引进香火神灵，安置于建在坝罗近打河畔一间简单的小庙宇里。⁵当时的近打河有舢舨穿行于坝罗和安顺之间。大伯公坐镇古庙，深受居民敬仰与虔诚膜拜。1894年，在侨领梁辉、姚德胜的领导与热心人士向霹雳州英殖民政府申请，并获得现址（现

¹ 旧时马来亚华人以当地马来乡村“甘榜坝罗”（Kampong Paloh）之名称取为“坝罗”（Paloh）。

²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坎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坎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³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坎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坎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⁴ 张义君，2017，《英属马来亚霹雳州怡保镇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1888-1941）》，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页6。

⁵ 何华绪，2005，《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坎罗古庙简史》，怡保：怡保坎罗古庙董事会。为保留坎罗古庙历史，由古庙理事会会长何华绪先生亲自执笔书写了一篇关于坎罗大伯公古庙的简史，并刻在古庙外的石碑上，让访客对古庙以及怡保的历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为怡保旧街场），作为建庙之用。⁶ 在获得坝罗居民的热心以及侨领和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才正式在现址建了坝罗古庙。

1941年，日军南侵，霹雳州怡保开始了一段惨无宁日的日据时期。坝罗古庙在这段时期的一切活动停顿，据潘先生的描述，由于古庙的建立受到过许多南渡华侨的恩惠，为了保全部分侨民的安危，避免他们被日军对付，当时庙的负责人决定将庙内所有记录、文件、证件及相片等都统统烧毁，但有部分文件与木制药方则流传了下来。⁷ 据说是因为准备烧毁时，古庙负责人将部分文件与木制药方藏于大伯公神像的底座才能幸免于难。⁸ 虽然有部分文件保留了下来，但还是无法呈现古庙历史的全貌，着实可惜。抗战胜利后，由当地华人领袖组织，华人社团选出代表重组，复兴了庙务活动，从而使坝罗古庙掀开了新的一页。



图1：木制药方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5月28日)

(二) 坎罗古庙在霹雳怡保社区功能角色的形成

民间信仰在怡保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在精神上一直支撑着因贫困而选择南渡挖矿的海外华人群体。因此，本小节尝试试探研究传统信仰节日所承载的力量与庙宇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体现。

⁶ 何华绪，2005，《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坎罗古庙简史》，怡保：怡保坎罗古庙董事会。

⁷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坎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坎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⁸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坎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坎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前文提到侨领梁辉先生从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引进香火神灵，将大伯公的神像和香灰、各类圣品以及精神带到了新环境，而这些圣品则成为了当地的华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的华裔先贤来到霹雳州怡保开采锡矿，过着思念家乡和不安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神明来支撑他们的心灵，而坝罗古庙不仅从信仰上慰藉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扮演着维护社区安宁的角色。根据古庙总务潘先生的描述，早前在古庙还只是一间小庙时，由于当时的锡矿工人长期工作于锡矿河，接触了有毒物质，导致多数人都患有一种名为“大肚症”⁹的疾病，因此早期的古庙曾设立赠医施药部，为当地居民与工人解除病痛之苦，获得居民的尊重和拥护。¹⁰而当年的木制药方也保留至今，并保存于古庙的古文物区当中。身为怡保最古老的庙宇之一，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坝罗古庙除了是怡保的信仰支柱，还在华社的福利、慈善及教育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年，华人遇到纷争或疑难时，都会到坝罗古庙投诉，齐集当地的父老磋商解决，被视为当地华人的一大重地。¹¹

坝罗古庙除了是医馆以及和事馆，在教育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1年，古庙理事会为了振兴华教，将古庙三分之二的空地借赠于霹雳女子华小兴建三层校舍，以录取更多华裔学子。¹²不仅如此，古庙也开办过一所义学，除学费全免外，也赠送课文本具等，供一些贫苦超龄的群众就读，成为当年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创举。¹³该义学分上下午班，办学最高峰时学生人数高达700人，几十年来栽培了无以计数的学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义学也走到了尽头，1994年是历来最少学生的一年，只有9人。¹⁴1995年，义学只好黯然关闭。¹⁵

当地人并非只有神诞或者农历新年时才去古庙向神明祈求，平日家里如有家人小孩出外求学或到远地谋生归来时，他们都会到坝罗古庙祭虎爷和补运，请求神明保佑以及求一张平安符给家人以及自己携带在身，保佑出入平安。不仅如此，家里若有远地谋生归来探望家人的生意人，也会到坝罗古庙进行转运仪式，祈求大伯公神能保佑他们的生意兴隆，万事顺利。

民间信仰虽然只是人们对于无法操控的大自然规律所生成的一种迷信行为，但其中所寄托的力量却是非常强大的。而这股力量会融入社区当中，推动整个社区的运行与发展。在怡保，庙宇、神明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依靠，也成为一种象征和标志。这种

⁹ 锡及其无机化合物是属于低毒物品，一般情况只要防护得当对人体在短时间无明显危害，但部分锡盐以及是长期接触锡粉尘可导致锡肺的发生，还可毒害神经。

¹⁰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¹¹ 何华绪，2005，《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坝罗古庙简史》，怡保：怡保坝罗古庙董事会。

¹²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¹³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¹⁴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¹⁵ 据潘东生先生的口述资料得知，义学关闭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人数问题，第二则是当时政府开始实行国家教育政策，若义学想要继续开办，必须得向当地政府购买办学执照，因此在财力与人力的不支下，义学黯然停办。

特征，也见于坝罗古庙各个仪式以及神诞中。神诞请神、打小人、祭虎爷等仪式都包含了村民种种的祈愿，祈求神明能保佑他们愿望成真。

从以上观察到，坝罗大伯公古庙在霹雳怡保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英殖民一直到现在，坝罗大伯公古庙可以说是见证了怡保的历史与发展。

三、坝罗大伯公古庙神明介绍

(一) 坎罗古庙神明介绍

在坝罗大伯公古庙里固定供奉的神祇有几位，主祀为大伯公，配祀则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伏虎将军、日月星君、土地公及白无常，其中不同的神祇有着不同的精神寄托，坝罗古庙供奉着不同的神祇，主要是让怡保的居民在不同的精神领域上都能有所寄托及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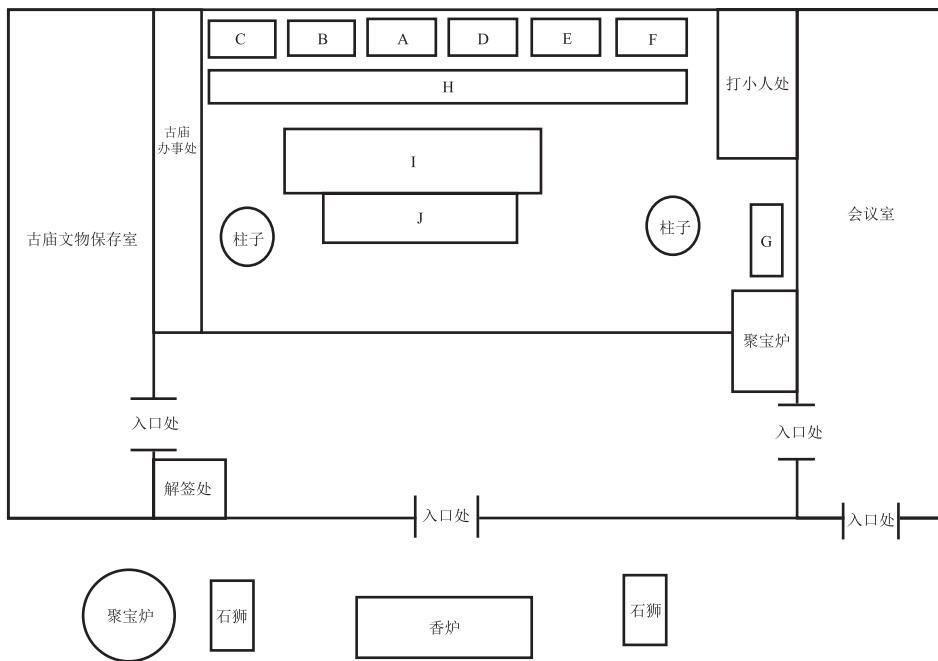


图2：坝罗大伯公古庙示意图

1、大伯公

已故东南亚华人研究者许云樵教授认为，马来西亚的大伯公就是中国的“福德正神”；福德祠即大伯公庙。¹⁶ 据许云樵教授在《马来亚丛谈》中说：“经过许多研究

¹⁶ 徐雨村主编，2010，《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页25。

的专家认为大伯公，就是中国的‘土地公’，大伯公的‘大’字，都以为是尊崇他的意思，但这个“大”字，可不是中国话，原来是马来话称“神”叫做Datoh一字的简称Toh的译音。最初马来人称‘大伯公’为Datoh Pekong，华人因初到马来亚，发音不正，唤作为‘大伯公’。伯公两字是客家话，根据学者认为客家人从广东带来，客人南来，最早都是从事矿工，既是矿工，那么定要冒犯土地，掘土、翻土，因此为了不冒犯土地，定拜大伯公。”¹⁷

据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以下简称曹女士）的口述资料得知，当地人将大伯公奉为“大福神”，这里所说的“大福”则是将大伯公从土地神升华为区域大神，其保佑的领域也从“土地”升华到当地人民的大小事务，而其神权也远超过土地神和拿督公，是庙中的主祀神明。¹⁸

2、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本名张亚子，唐朝越隽人氏，后来迁到七曲山（四川省梓潼县），因笃信道教，广宣道教教义于四川，死后人们敬仰他的品德，就在七曲山建庙，命名为“清虚观”，并且于碑上刻上“梓潼君”，成为梓潼神，供人祭拜。唐朝唐玄宗、僖宗逃到四川期间，曾利用这种信仰，封梓潼神为左丞相、济顺王。至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敕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在历代受封中，到此这个封号中出现文昌二字，就和文昌星信仰结合起来，从此梓潼帝君就成了文章、学问之神，职责掌管文昌府的事务。由于唐朝帝王的大力推崇，梓同神的地位陡长，从一个地方神而成为全国性的大神，并逐渐与文昌神合而为一。¹⁹

文昌，本是星宫名，包括斗魁（魁星）之上六星的总称。古代星相家解释为主大贵的吉星，道教将其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又叫“文星”。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有谓文昌“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因文昌星和梓潼帝君同被道教尊为主管功名利禄之神，所以二神逐渐合而为一。²⁰

据曹女士所说，文昌帝君在坝罗古庙的香火非常旺盛，有许多学子或父母为祈求孩子学业进步，都纷纷前来膜拜。在敬拜文昌帝君时，都会请曹女士念诵有关经文²¹，希望神明能够保佑自己或孩子能够学业进步、考试顺利。²²

¹⁷ 华社研究中心官网，“第一位大伯公”（1），2010年12月20日，阅读自<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news/events/baodao/322.html>。

¹⁸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¹⁹ 马书田，2001，《中国民间诸神》，台北：国家出版社，页139。

²⁰ 马书田，2001，《中国民间诸神》，台北：国家出版社，页139。

²¹ 据曹群好女士口述资料得知，这些法书经文都是曹女士的家公的爷爷在中国当官时所写下，历经五代之久。据说他曾替清代皇帝书写奏文。

²²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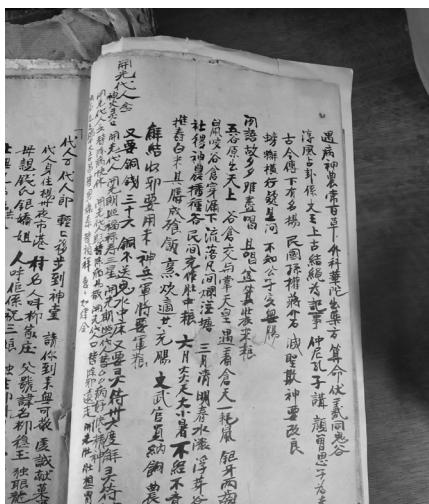


图3：手抄经文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10月6日)

3、关圣帝君

关圣帝君又称关帝、关老爷、关公等，原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既是关羽。关羽跟随刘备东征西讨，为蜀国立下大功。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为吕蒙所杀。关圣帝君是少数神明被儒、释、道三教奉为神明，儒家学者称之为“关夫子”、“武圣人”，与万世师表之“文圣人”孔子并立；道教奉为“关圣帝君”；佛教奉为“伽蓝神”。²³

从魏到唐，关圣帝君在民间影响不大，将其神圣化是宋代之后的事。关圣帝君最初的造势出自官方，目的是以神道社教，为世人树立纲常道德的模范。古人认为关羽聚集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千里寻兄体现了“仁”；华容道放曹体现了“义”；保嫂秉烛达旦体现了“礼”；水淹七军体现了“智”；单刀赴会体现了“信”。民众取其“义”为自身楷模，君主取其“忠”让他人效法，各取所需。²⁴

宋元时期，关圣帝信仰在宋代开始流传至福建。明清时期，福建各省都建有关帝庙，据文献记载，当时福州街巷随处可见关帝庙，泉州的关帝庙不下百座。²⁵关圣帝信仰远传海外，华人沿海迁途时都各自带着自己所信仰的神祇，如今无论在中国、香港、台湾、东南亚国家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穷乡僻壤，都能发现规模大小不一的供奉关圣帝君之处，而且其香火鼎盛，四时不衰。

4、伏虎将军

由于资料有限，所以只能根据庙祝曹女士给的口述做出资料整理。伏虎将军座下有两只老虎，一黑一白，伏虎将军手持五灵剑，专门镇压四方小人，因此在进行打小人

²³ 林国平，2005，《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页177。

²⁴ 林国平，2005，《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页177。

²⁵ 林国平，2005，《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页178。

仪式时，必须要请示伏虎将军，让其镇压所打之小人，才不会遭到小人的反噬。²⁶

除了打小人仪式会专门请示伏虎将军，其他的仪式如：转运、天罗地网、过关等都会祭拜伏虎将军，希望神灵能够镇压厄运，保佑祈求者平安吉祥。²⁷

5、日月星君

日月星君，即太阳星君与太阴星君二神的合称。太阳星君，为道教的太阳神，主掌太阳。道教尊称“日宫炎光太阳星君”又称“大明之神”，俗称“太阳帝君”、“太阳公”。太阳星君乃阳刚之神，司日之运行，掌火焰之轻重，日由东升，再由西坠，光熙普照大地，施恩万民，凡世人代代祭祀之故也。²⁸

太阴星君，又叫月光娘娘、太阴星主、月姑等。崇拜太阴星君，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源于原始信仰中的天体崇拜。中国古代男女热恋时在月下盟誓定情，拜祷太阴星君。有些分离的恋人也拜求太阴星君祈求团圆。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写过一出《拜月亭》。《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虔诚地对太阴星君倾诉希望遇到意中人的情怀。清人丁耀亢所著的《续金瓶梅》第十八回中，一对痴男怨女郑玉卿和银瓶私尝禁果后，推开窗户，双双跪倒，对着月亮说：“就两人有一人负心的，就死于千刀万剑之下。”有趣的是，有些单相思的男女也要请太阴星君评理，或诉衷肠。²⁹

据曹女士所述，前来拜祭日月星君的善信多数是以祈求姻缘桃花为主。³⁰

6、土地公

土地公乃马来西亚民间信仰普遍的神祇之一。土地公属于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是具有福德的善鬼神；在中国大陆，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公的情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公即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求财、保平安、保农业收成之意。土地公也是道教诸神中地位较低，也是与人民较亲近的神祇。³¹

土地公的信仰传到了南洋后，也开始普遍受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敬拜，小至保佑出入平安，大至保佑动土建楼顺利，因此几乎每间神庙都能看到土地公的神像。坝罗古庙的土地公有着一大特色，就是在土地公神像左右摆放着许多拐杖，据曹女士，摆放拐杖的意义主要是保佑老人能够出入平安，让老人们不会因失足而受伤，因此土地公在坝罗古庙也称之为“老人神”。³²

²⁶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²⁷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²⁸ 马书田，2001，《中国民间诸神》，台北：国家出版社，页57。

²⁹ 马书田，2001，《中国民间诸神》，台北：国家出版社，页57。

³⁰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³¹ 徐雨村主编，2010，《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页25。

³²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图4：土地公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10月6日)

7、孝子爷

孝子爷，亦被称之为孝子伯，也叫麻衣神。据说他就是《二十四孝》之一《刻木事亲》的主人翁丁兰。丁兰是东汉时期人物，相传其父早故，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为人不孝，每天中午，其母都带午饭到田里给务农的他。然而，丁兰并不疼惜自己的母亲，几乎每次都打骂刁难她，每当其母早一点拿饭过去，他就打骂这么早拿饭来，质问母亲是否故意使到饭菜凉了，让他吃了坏肚子；要是迟一点拿过去也被打骂，指她故意迟来让他饿死。遇到大逆不孝的儿子，丁兰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直到有一天，丁兰看到羊羔是跪着吸吮母羊的乳汁，而乌鸦每天喂食的初生雏鸟长大后，就飞出去找食物来反哺母鸦。当下他醒悟了，忏悔了，觉得自己简直禽兽不如，不懂得孝顺父母，当天中午母亲送饭来，他远远见到母亲步伐踉跄走得辛苦，于是飞跑过去迎接并大声呼叫母亲，岂料其母见他如此大声呼叫，气喘吁吁跑来，以为他勃然大怒要打她，一时心惊而跳往旁边的潭里自尽。他目睹悲惨的这一幕，马上跳下潭里救母亲，可是母亲尸沉潭底无法寻获，他只捞到一块木头，只好拿回家里供奉，每天上香膜拜，披麻戴孝哭泣母亲，一直哭到眼出血泪，舌头伸出而亡。³³

我们的信仰里头，有福神、财神、医神、孕神、保护神、救世神、忠义神等等，孝子爷则是儒家的“孝神”。如果家里出了不孝子，在以前，长辈们就到庙里膜拜孝子爷，祈求让不孝子回心转意，浪子回头，做个好人。在坝罗古庙，孝子爷也充当着“财神”的作用，让许多善信都前来祭拜，以保财运亨通。³⁴

³³ 马书田，2001，《中国民间诸神》，台北：国家出版社，页89。

³⁴ 作者于2018年10月20日采访李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4。

(二) 坤罗古庙信仰的传承

民间信仰的许多神祇，其原型多与人民生活、生产实践密切相关。那些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传统神话、山川风雨、植物动物多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与人的最基本需求息息相连，一是有关生老病死和健康方面的福佑，如烧香叩头为生子、为平安、为治病、为免灾。另一种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人们首先需要生存，因而求神拜佛所求之事，或风调雨顺，或灭蝗驱虎，或六畜兴旺，或五谷丰登。这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对于当地人民所带来的的重要性。

关于神明信仰对于怡保在地人的影响，笔者特别专访了几位刚从坤罗古庙敬拜完神明的善信，其中一名善信黄锦荣先生因先前不慎患病，他的家人在古庙为其向大伯公祈求早日康复，而在黄先生康复后，每个月都会来到坤罗古庙还神，感谢神灵的庇佑。³⁵除了黄先生，其余绝大部分的信众都是为了个别不同的需求而来到坤罗古庙拜祭，其中有求学业、有求财运、有打小人转运、也有一些家长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古庙上香安性。³⁶而一些人在祭拜神灵后，自身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这也是坤罗古庙的香火长盛不衰的原因。

从当地信众对神灵信仰的心态中可看出，信仰除了能够令人们达到心灵安顿与精神依托的作用，其对于共同社会生活与秩序的维持，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具有重要的功能。在华人移民南来时，信仰的文化传承尤其明显，将原乡文化，经由信仰活动而传到新的移民地，有些庙宇的建筑与墙饰图，或宗教仪式、庆典活动，常含有大量的原乡文化元素在其中，对文化的传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³⁷

另外，民间信仰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宗教理论和严密的组织，却与其他宗教道德一样，主要是让信徒知道凡事都有因果报应以及对神鬼的崇敬与恐惧，亦推崇信徒要循规蹈矩、做善事。对于来自南来的华人，通常教育都不高，神明的教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间接地提倡了伦理概念，神明的传说被编织为生动的神话故事，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

四、坤罗大伯公古庙祭祀仪式介绍

东南亚华人民间信仰历史与华人移民的历史同样久远。早期南来的华人从中国远涉重洋来到马来西亚时，除了把故乡的神祇传承至马来西亚之外，也把对神祇、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习俗、仪式也带了过来。本章节使用田野考察进行采访描述，内文结合仪式过程及当地人对神明的口头传说，来介绍坤罗古庙中的祭祀仪式。

(一) 打小人仪式

打小人这项习俗源于中国古时的农业社会，后来以广东一带，例如：东莞、增城的发展及流传较为活跃。不同的地方对打小人仪式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广东一

³⁵ 作者于2018年10月20日采访善信黄锦荣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坤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3。

³⁶ 作者于2018年10月20日采访李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坤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4。

³⁷ 徐雨村主编，2010，《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页6。

带流传的说法指打小人仪式是源于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中国务农社会相传，惊蛰期间（按中国的历法计算，惊蛰代表春天的来临）响起的春雷会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蛇虫鼠蚁，然后它们便会到处破坏并且影响农民的耕种，而只要在惊蛰当天拜祭百兽之首白虎就能镇压这些害虫，而且驱除百邪千害。打小人的仪式主要有祈求平安、解灾解难及赶走小人的作用，是祈福一种。后来，打小人仪式渐渐由广东一带流传到各地，如：香港、马来西亚等，而仪式多年来的发展也在各地之间呈现了许多不同方面的转变，包括步骤、仪式、内容、形式等。³⁸

据古庙祝曹女士所述，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三“惊蛰日”，是最多信众打小人的日子，因此到了这一天，古庙就会开始涌入大量信众，进行打小人仪式。但曹女士也说道，并不只有在惊蛰日才能“打小人”，其实在全年的任何一天都可以“打小人”。她指出，现代人已经很少在自己家中或三岔路口打小人，绝大部分的信众都是选择在庙里进行；而坝罗古庙特地为善信们准备了打小人的配套，其中包括纸小人、金巴掌、银巴掌、金锁链、猪、蛇、朱雀图像、赦书百解、五灵剑、芝麻绿豆，还有祭白虎的肥猪肉和鸭蛋，其中赦书百解³⁹需要写上祈求者的姓名、年龄、生辰八字及地址。

在准备好所有祭品后，就会进入打小人的四个步骤，那就是打小人、祭白虎、贴纸人和撒绿豆。打小人的过程，是由奉神开始。善信先上香供奉伏虎将军，并由庙祝念诵经文，希望能请到这位伏虎和降小人的伏虎将军，以化解霉运，然后取出小人纸，先对付小人。而对付小人的武器，包括用于封住小人的嘴和头的金巴掌以及银巴掌，使小人不能再多嘴。其中的金锁链是用来锁住小人的脚，使其不能动。这些步骤都是为了阻止小人发威，之后便可用鞋子开始打小人以及那些印有猪、蛇、朱雀的图像。据说猪是懒惰的象征，蛇是心肠狠毒的象征，朱雀则是搬弄是非的象征，这些同样都是小人的象征。

接下来是祭白虎，善信要用肥猪肉塞住白虎塑像的虎口，然后庙祝再使用五灵剑拍打白虎以及小人，意喻不让白虎张口伤人，并祈求一家大小平安。接着，善信将代表贵人的红色纸人，连同纸绿马和纸风车，一起张贴在墙壁高处，并且不能贴紧，此举象征贵人骑着绿马，随时都能顺风而至扶持善信，使善信步步高升，并且度过困境，心想事成。相反地，打小人完毕后，善信将小人纸张贴在墙壁下方，越紧越好，代表小人受到层层束缚，不能再逞威。最后把绿豆撒在地上，表示普救众生，广施泽福。最后，庙祝将白虎烧毁，打小人仪式就大功告成了。⁴⁰

曹女士表示，不管经济好或不好，惊蛰日打小人已经成为在地华人一项重要的常年活动。无论是男女老少，甚至装扮时尚的年轻人，即使不是惊蛰日，依然会来古庙打小人，以祈求将代表不如意的小人打走。⁴¹

³⁸ 乔健、梁础安，1982，《香港地区的“打小人”仪式》，《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期，页115-128。

³⁹ 赦书百解又称大百解符，全符分四层，各代表不同的功效，主要功效可以祈福之外，还有化解凶灾以及辟邪驱鬼之用。

⁴⁰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⁴¹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2。



图5：上方为贵人，下方为小人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10月6日)

事实上，人们在打小人时所拍打和咒骂纸人的行为都可以宣泄出心中的不满，让人暂缓心中的郁结、纾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助平衡心理。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对“小人”发泄不满，因此打小人就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宣泄和诉求意愿的渠道。

(二) 转运仪式

转运属于打小人仪式的一种延伸仪式，其中所要准备的祭品有代人（纸人）、赦书百解、五灵剑、纸船、芝麻绿豆，还有祭白虎的肥猪肉和鸭蛋。转运仪式的过程与打小人大略相同，都是由奉神开始，并由庙祝念诵转运经文，以求伏虎将军化解霉运。接着，庙祝会祭出代人，为其喝酒，代人的作用主要是代替祈求转运的善信挡灾消难，并将善信一身的霉运转移到代人的身上。

转移结束后，庙祝会将代人以及祭过的白虎一同放在纸船上烧毁，意喻一切的不幸与灾难都将乘着纸船烟消云散。霉运消除后，接下来就是要祈求好运，庙祝会一面念诵转运经文，一面带领善信在庙里转12圈，当转完12圈后，转运仪式就大功告成了。

(三) 大伯公千秋宝诞

每一年坝罗大伯公古庙都会举办一次神诞庆典，即大伯公千秋宝诞，日期为农历二月十六，这一天可以说是坝罗古庙最为隆重的一天。这天的庆典分为三天举行，农历的二月十四就开始搭起表演大戏的戏台，农历二月十五的凌晨，坝罗古庙的各个工作人员以及善男信女已经到万圣坛准备这连续三天的庆典。工作人员搬出大型桌子，桌上摆着各种各样善男信女用来祭拜神明的各种供品：水果、米、油、烧鸡、烧鸭、烧猪等等。壮男们则搬出诸如香烛、金纸、香炉等等，并有信徒在帮忙折金纸等等。

到了农历二月十六也就是神诞当天的早上11时，坝罗大伯公古庙的理事们带领着众多信众上第一柱香，以祈求大伯公的保佑，财源广进，事事顺利。紧接着就是福禄寿贺寿以及天姬送子仪式，这个仪式主要是请出三位一身福禄寿打扮以及一位天姬打扮的大戏演员，向大伯公贺寿，并将天姬怀中的木制童子送出，凡是有捐款给予坝罗古庙的善信们，都能接过天姬怀中的童子，意喻将好运以及财运带回家中。天姬送子的环节结束后，将由古庙理事会主席杨展全先生把童子送出古庙外的大戏戏台上，交给戏组。

忙了一个早上之后，中午时间坝罗古庙将准备自助餐给各前来古庙的善信们，而且不分种族，就算是友族同胞也能前来用餐。一直以来的坝罗古庙庆祝神诞庆典活动都是以唱大戏进行的，连唱三天，一天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位于下午2时30分至4时；第二时段是晚上8时一直到11时。据古庙总务潘先生，唱大戏表演的天数会随着社会各界捐款的数额而决定，若这一年的捐款额较高，那表演的天数就会增加至二到三天。⁴²当所有的仪式结束后，善信们能够到坝罗古庙进行点灯，一盏灯为马币30令吉，点三天。购买灯盏除了是一种乐捐行为，也能保佑合家安康，万事顺利。

五、结语

华人民间信仰在早期华人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之时，具有一定作用，且根植于他们的生活之中。华人民间信仰与历史上闽粤沿海地区流行拜神、敬鬼的风气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一风俗被当时移居海外的绝大部分移民带往他们的聚居地，并加以保持和发展。⁴³

虽然时代不断在进步，怡保在地人的生活水准逐渐提升，怡保从一块只是盛产锡矿的小地方逐渐成为现在的霹雳州首都；从到处可见的自行车，到现在无处不在的汽车；而坝罗大伯公古庙也从一间亚达屋，经过百年的洗礼，成为了现今的庙宇，这些都是先人与在地人努力的结果，虽然早前南来的华人们生活在多元化的空间里，以及时代越来越发达，很多早前物品都被逐渐淘汰，但每年坝罗古庙的庆典活动，当地华人依然积极地参与，他们本身坚持着自己的本土文化，保护着传统文化，以及祖先辛劳留下的文化。

坝罗大伯公古庙具有非常强的社区功能，无论是过去扮演过的医馆、和事馆、义学或是赠地建华小，其在怡保的社区发展上都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直到今天，虽然坝罗古庙的社区功能无法像以往那般强盛，但人们对于神明的信仰及寄托也足以奠定坝罗大伯公古庙在怡保中无可取代的地位。

最后，我们生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传统的信仰犹如汪洋中的浮萍，飘荡在海外的华人紧抓住自己的根，“根”使他们清楚自己的祖籍来历，能在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中肯定自己。⁴⁴虽然

⁴²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001。

⁴³ 聂德宁，2001，《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页133。

⁴⁴ 廖筱雯，2011，《马来西亚的华人村落——布赖村观音诞仪式探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103。

民间信仰以及习俗已逐渐从年轻一代的心中淡化，但无可否认，我们仍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南来的华人，以及现代的华人居住在多元种族的国家里，必须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坚信着自己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才不会忘了自己的根。

附录

坝罗大伯公古庙相关照片



图6：前任会长何华绪先生所撰写的碑文
(摄于坝罗吉庙, 2018年10月6日)



图7：古庙屋顶的雕刻壁画，并刻着光绪甲午（1895年）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10月6日)



图8：关于古庙的报刊（1972年）
(摄于坝罗古庙，2018年10月6日)

参考文献

- 陈爱梅、杜忠全主编, 2017, 《南洋华踪——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岩洞庙宇史录与传说》,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陈漱石、周泽南, 2003, 《追根——马来西亚庙宇与宗祠巡游》, 吉隆坡: 大将事业社。
- 何华绪, 2005, 《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坝罗古庙简史》, 怡保: 怡保坝罗古庙董事会。
- 华社研究中心官网, “第一位大伯公” (1), 2010年12月20日, 阅读自<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news/events/baodao/322.html>。
- 李桂奎著, 魏金伦、施宣圆主编, 2003, 《人间之神》, 广东: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廖筱雯, 2011, 《马来西亚的华人村落——布赖村观音诞仪式探究》,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林国平, 2005,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 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刘崇汉主编, 2014, 《走进巴生神庙——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村庙宇文化初探》, 加影: 新纪元大学学院。
- 马书田, 2001, 《中国民间诸神》, 台湾: 国家出版社。
- 聂德宁, 2001, 〈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 《厦门大学学报》, 第2期, 页133。
- 乔健、梁础安, 1982, 〈香港地区的“打小人”仪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第5期, 页115-128。
- 吴诗兴, 2014, 《传承与延续: 福德正神的传说与信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例》, 马来西亚: 砂拉越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
- 徐雨村主编, 2010, 《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 台湾: 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 余素桦, 2015, 《论五条路万圣坛信仰的形成、仪式和符号阐释》,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
- 曾衍盛, 2011, 《马来西亚最古老庙宇——青云亭个案研究》, 马来西亚: 马六甲青云亭机构。
- 张义君, 2017, 《英属马来亚霹雳州怡保镇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1888-1941)》, 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 张禹东、刘素民, 2008, 《宗教与社会——华侨华人宗教、民间信仰与区域宗教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访谈资料

- 作者于2018年5月28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总务潘东生先生, 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 001。
- 作者于2018年10月6日采访坝罗大伯公古庙庙祝曹群好女士, 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 002。
- 作者于2018年10月20日采访善信黄锦荣先生, 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 003。
- 作者于2018年10月20日采访李女士, 地点为霹雳州怡保坝罗大伯公古庙。采访编码: 004。